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六 歐陽文忠公文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茅鹿門曰。言近而旨遠。

張孝先曰。以其不苟屈以求合於世。而許其爲知命之君子。信哉言乎。士若不知命。雖苟屈以求合於

世亦卒未能有合也。徒成其爲小人而已。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則君子何嘗不可爲哉。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茅鹿門曰。大約本韓昌黎詩序中來。

張孝先曰。公會跋蔡君謨荔支譜云。牡丹花之絕而無嘉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物之不能兼擅其美也。而況於人乎。亦卽此文發端之意。

韋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爲首容珮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已自擇而勉焉者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茅鹿門曰典實

張孝先曰。以望字作骨。見古今有許多人物階級。士當自擇而勉。不可與凡民同泯沒於天地之間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茅鹿門曰。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張孝先曰。宇宙有朽之道三。立德立言立功是也。功不如德。言不如德。與功。歐公此文。蓋悲文章言語之無用。而慨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此者爲可惜也。可謂返本之論矣。雖然。飄風之華。過耳之音。爲文章麗而言語工者云爾也。夫麗與工。則豈立言之謂哉。世之人以妃青儷白。繁絃急管。妖冶眩目。淫哇聒耳者。誤認以爲立言。而不知古之所謂立言者。正不如此也。蓋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言出而明道覺世。如菽粟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愈疾。高而爲日月之經天。下而爲江河之行地。自六經四子而下。惟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書可以當之。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立言。而古聖賢之不朽者。胥藉是以傳焉。學者所當勤一世以盡心其間者。此也。豈曰言不足恃。而遂以爲戒乎哉。因讀此文而補其說。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

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茅鹿門曰。以宋祕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有深淺。

張孝先曰。宋君固賢。而公敘之尤藹然有情致。世胄子弟當書一通。勒之座右。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骨，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茅鹿門曰：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張孝先曰：歐公晚年寓意之文，東坡集多得此解。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茅鹿門曰。治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衛國公上。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張孝先曰。以窮阨得志者相形。見公超然出於富貴之上。因畫錦二字。頗近俗。故爲之出脫。如是文旨淺而詞調敷腴。最爲人所愛好。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序。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茅鹿門曰。典刑之文。

張孝先曰。本天子所以建學之故。而望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是一篇關鍵處。歸美李侯意。只帶敘於其間。文之得大體者。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襲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柯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

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略。及其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公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茅鹿門曰。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張孝先曰。此文大意荆川評括之。觀其用筆是從封禪書脫來。

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潏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潏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俛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茅鹿門曰。太守之文。

張孝先曰。朱子論歐公文字。敷腴溫潤。包顯道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讀歐公文字。令人喜悅。自是宇宙間。陽和氣象。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僇僇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也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茅鹿門曰。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張孝先曰。文之妙。鹿門評監之。朱子言歐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見文字最要修改。故附錄之。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唐荆川曰。一生大事。或捉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樊宗師銘。

茅鹿門曰。敘事甚錯綜。可誦。

張孝先曰。傳道授業。必有師。古之學者莫不然。而後世鮮有行之者。師弟子之義。不列於五倫。而五倫非師不明。故論道則同於朋友。而論分則齊於君父。禮莫重焉。洙泗以下。伊洛盛矣。二程之吟風。游楊之立雪。師弟子之義。至今猶令人景慕。乃余觀孫明復隱居泰山。石介師禮事之。賓客至。介侍立執杖履。甚恭謹。魯人皆嗟歎。謂乃今復見師弟子禮。此在周程未起時。亦宋朝道學之盛。有開必先耶。余感古道而識於此。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二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